

那三個玩意兒

瀛苑副刊

農曆七月，是敏感的月份，尤其在台灣的南部，迷信色彩更是濃厚：晚上儘量避免出門，不宜婚、喜，更不要去水邊玩……街道滿是黃紙飄揚，灰燼 火星在柏油路上暈眩翻滾；我老分不清是柏油燒著灰燼，或者灰燼燒著柏油路；綜藝節目盡是說鬼故事的單元，我看了一小段，便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不得好眠，半夜將近一、兩點的時候便會自動醒過來。

我擔心身邊會多出一個陌生「人」，也擔心背後的牆上會冒出一個人臉的浮雕，並且像活著一樣地表情生動，或者是上邊因為擁擠而半開的櫃子細縫會露出一隻眼睛瞧我……於是我將房裡的大燈打開以便視察，每晚總要視察到五點，天色有點明亮了，才會安心睡去。今晚仍不例外，我見了天色漸漸翻白了，才有睡意，視線模糊了，但耳根子卻異常不清靜——似乎是三個人的交談，但像是壓住喉嚨的發聲，說秘密的方式又或者是擔心干擾了別人的閱讀，或者睡眠，沒錯，是這樣的……睡眠？思緒至此，我這才清醒起來。

三個……一個很好奇地把玩著我的南瓜燈，一個則拱著身子在梳 臺下看那幅我覺得俗氣而不登大雅之堂的金箔畫，還有一個則坐在矮椅子上努力地晃動兩條腿，像是重要的例行公事。他們頭很大，像二十一吋電視機的大小，而四肢卻十分短小，個子很矮，只有五十公分左右。若不是出現的時機和方式，他們真的像人，卡通式的小矮人。我猛然想起，朋友曾問我，我遇鬼了，會怎樣？有非常多種選擇，我選擇和它說話，她喜出望外雀躍地說：「是啊！真準！這正是水瓶座的人的回答。」為了不負水瓶座的本性，我該試著和他們說話，也好先發制「人」，正當我努力蒐集恰當詞句之際，坐在矮椅子上的「人」發現了我，開口了，和之前的低語截然不同，他發出的聲音是極度尖銳而纖細的，但不是尖叫那種不悅的聲音，彷彿細針一樣在空氣中傳播，傳入耳裡好比挖耳朵地搔癢：「喂……你知道的吧？」「呃？」「那消息……關於高雄火車站改為高雄車站的事。」我十分錯愕那玩意兒的開場白竟是如此無厘頭？那一刻他們活像台語鄉土神怪劇裡的人物——一蹬！就消失了，連風也不起……經過一整晚的折騰，還是抵不住疲勞的高牆，垮下了，四周總算暗下來、靜下來了……

隔天早晨，我自動地將昨晚的奇遇歸納為夢境，如同往常前往楠梓火車站到高雄的補

習班去，睡眠不足的緣故，在候車處就覓了一個位子闔眼，隱約中又聽見昨夜夢境裡那會搔癢的尖聲，撐開眼，竟又見那三個影子！搖搖晃晃地盪進了車站，我瞠目結舌地撐紅眼睛環視四周的人，希望他們意識得出我的求救，但卻發不出聲來；而四周的人似乎不覺任何異狀：打盹的人依然規律地點頭，好比默許他們的存在，交談的人仍然不止地發出一陣陣不規則的聲浪，發呆的人還是封閉地望著腳前的地板，偶爾抽動一下麻痺的腳，也有一兩個人回應我的眼神，但卻很不客氣，嫌惡的臉色是屬於抗議性質的——別盯著我！求救無門的狀況不僅不改善，甚至險些要被貼上「神經病」的標籤。或許恐懼基於陌生而起，經過兩次的見面，恐懼也漸散去了；仔細端詳那三個玩意兒，實在沒有一處值得恐懼的條件，反而是顯得……可笑！二十一吋電視大的臉上卻粘上異常袖珍的五官，五顆紅豆的排列組合，並縮成一團，遠看，簡直分不清那是五官，或者一官。因為比例的不勻稱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，速度很慢；除了負荷的位子不同，活是孕婦一般行進，隨時就要跌倒一樣，一點都不具威脅性。我現在不但沒有一絲害怕，反而對他們很感興趣，遂像拍攝生態紀錄片的方式偷偷窺伺他們。儘管五官難以分別，從他們的動作中便嗅得出不悅，其中之一用枯枝一般的手揮舞宣傳廣告紙搗風，還有一個則不耐煩地扯著領襟，另外一個索性不移動，圖口喘息。他們的「一官」很明顯地在扯動，是很不開心的表情，而且不停地發出令人發癢的聲音，像是抱怨：「沒有冷氣真要人命！沒有冷氣真要人命！」這句話倒挺合乎人類的邏輯，也算得上某部份族群的慣用語，好比e世代，因此感覺更為貼近。接著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真的看見我了，但他們確實一晃一晃地往我的方向靠近，非常奇怪地，我竟也不閃躲，以他們行進的速度推算，我一定有足夠的時間逃脫，但我並沒有那樣做，反而像是老朋友一般默默凝視著他們，象徵迎接。

他們在離我不及一個箭步的地方停留，就開始互相交談，我現在大可不必採取窺伺法，照我們交隔的距離而言，如果我願意，大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，況且很顯然地，他們並沒有惡意。「太誇張！太誇張了！竟沒有冷氣！」「你應該要明白，這是一個落後的時空，我想你唸過歷史的。」「哎……不像我們那年代……」它隨即要脫口說下去，卻被另一個嚴厲地制止：「e晶圓，你打算犯法啦？說好不洩底。」「沒錯，也不能加以干涉，這是規則。」那名叫e晶圓的傢伙受了他們指責，自慚地低下頭怯怯地：「好險！也沒說什麼，也沒說什麼嘛……」可能又是水瓶座天性作祟，好奇心驅使之下，我打了岔：「那年代是什麼年代呀？」突然地連自己也嚇了一跳，語畢便裝作毫不在乎去了，他們也不全然不理會，好像就是e晶圓那傢伙開的口：「你帶我們買票去吧！」我竟也自然地反應起平日買票的程序，並不打算甩開他們，或許潛意識是喜歡他們，也覺得有趣。每天楠梓高雄來回，買來回票會比較划算，有折扣，然而

來回票以及折扣並不是機器的能力可及的，所以必定得走向售票窗口，我明白未來這些名稱叫做窗口的東西會逐漸消失，機器會取代人類，甚至能力更甚於人類，屆時我們都必須向機器買票，就好像台北的捷運站。我們向機器要求存錢、匯款，向機器買東西，機器會替我們煮飯、烹飪，我們再也不需要彼此聯絡，我們只需要和機器交朋友、玩耍，設定為服從自己的朋友，所謂的情緒智商將也不復存在。對於我這個電腦白痴，未來的進步將會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……

「吱吱哇……吱吱哇……那裡有犯人！」「哪裡有犯人？」橫來一句指控，我趕緊束起戒備狀態，哪裡會再去想未來。矮人的手指向窗口方向猛戳去，若非神色緊張，這樣的動作很像小朋友要求買玩具的模樣，況且他們是那麼的小……「那是窗口，是售票人員服務的地方。」「你是說，妳們得向人買票？」那聲音逗我發笑，好癢：「那、那……那是當然的。」我的回答並無不妥，但卻引起他們的議論，就像蟻工一樣交頭接耳：「向人買票？我從來沒試過耶！好新奇！」「但那也顯得浪費人力，人類太辛苦了！」「他們的科技還不發達，這種苦是必須受的。」受苦？新奇？我發覺他們的身分似乎比一般的鬼魅還不單純——即使是鬼魅也不該為這種事情感到驚愕才是，況且口口聲聲的「人類」，以及他們的世界似乎存在著某種機制和規則，我總覺得他們和我們應該有部份的親戚關係。

他們隨著我進入月台，我也很有默契地放慢腳步，慢得可笑，像是默劇裡的小偷似的躡手躡腳；我敢說，所有的人都當我是個道地的瘋子，我可不在乎。一路上他們直道新奇，依我看，嫌惡的成份倒比新奇多一些，我看得出他們一直在忍耐，儘管他們一直壓低聲音：「怪不舒服的，幹嘛要來呢？在我們那兒多好……」「是啊！起碼不必自己走路，我已經有五年沒走那麼多路了！」「喂！你們可別忘了，這是工作！你們花錢的時候就沒想到這些苦！」「e碟，話不可能這麼說！我們是摩登人，可擔不起古人這些粗活！」我似乎開始聽懂了他們的邏輯：「粗活？這不過只是走路罷了。」隨意的一句話，他們顯得驚慌失措，又極力妄想摳埋。我知道他們不願意觸法，況且他們也不是故意的，法官會明白的，我應該不算過分。

上車之前，他們望著電車，很陌生的：「這是什麼？」「這是電車。」「電車？哦！我得算算年代……」電車的警鈴響了一陣子，在我們都就定位之後，那使人發癢的聲音又發問了：「怎麼還不關門？」「車長得等所有的人都搭上了電車才關門啊！」「那多浪費時間呀！我們沒有必要為陌生的人浪費生命，時間是每個人很珍貴的私產，打擾延誤別人的行程可是嚴重的罪呀！」多麼自私的想法……我錯愕這三個可笑、

行動蹣跚的玩意兒，內心竟如此自私。e晶圓說話了（我開始能夠分別他們了）：「就像是你們的捷運，鈴響的時間就是期限，超過期限的人就得退出，這是法律。這樣比較好，凡事有個準則，誰也別犯誰！」「沒錯，沒錯！捷運是比這個好，這個……哦，叫電車……電車早該被淘汰了！捷運實在是方便多了。」雖然捷運對交通的貢獻不容否定，但我還是覺得電車和火車比較富人情味。

去年九月，為了唸書，我第一次到台北車站搭捷運，我感到奇異，四周的環境好像被按下放映機的快格按鈕似的，快了四分之三倍，尤其在台北車站裡，這交通樞紐心臟裡人潮洶湧的情況更加倍了快轉的可觀，只有我，不在這場戲之內，步調十分乖違，不受快轉的影響；明確的說，就好像特效一樣，另外貼上去的，和周遭的人不在同一個時空，但卻又不全如特效那樣可以置身事外——我被人潮淹沒，即使我不移動，人潮也迫得我非移動不可，就好像溺水一樣，我失去了方向，卻仍舊移動，隨著浪潮的方向移動……首次搭捷運的經驗是失敗的，捷運鈴聲響了，我花了大約兩秒的時間才會意辨識過來，接著我看見捷運的車廂門敞開，正準備向前踏去，就被周圍的人一股腦地彈開，眼見一窩的人都以跑百米的爆發力往那窄門擠去，原來演唱會裡的戲碼天天可以在捷運站裡觀賞完，不一定需要看晚間新聞。我懷疑台北人究竟懂不懂語言，有一句：「切勿爭先恐後。」很盡興地觀賞完，便要上車，車門卻無情地關上了，連關上門的聲音都沒聽詳細，捷運又追魂地飛了，這列車的車長今天心情很不好喲……漸漸的，我開始明白捷運是不等人的，更沒有車長這回事；久而久之，我也成為影片中的一員——快轉走路、快轉買東西、快轉說話……並且一聽見捷運的鈴聲便反射性地擠去，一點也不勉強，屢發屢中；就好像被苗疆殺人娃下了蠱，拍一拍鼓，便不由自主地開始特定的行為，一點也不勉強。有現在的成果之前是經歷過一番掙扎的。我後來明白正常走路、正常說話、搭不上捷運，那叫做「鄉下土包子」，於是我努力跟上，我得證明我並不土，但是我不喜歡捷運，有好一陣子午夜夢迴總是聽見捷運車廂裡到站的報站聲音，好像先是國語、台語、客語，最後是英語。於是我開始有適應兩種環境的機制，回高雄就恢復正常，到了台北總要先聽見捷運的報站聲音才又戰戰兢兢起來。高雄火車站改為高雄車站的事實就像一個警訊，不知道某些人是在窮開心個什麼勁？若是全台灣的人都被快轉，那我何時才能休息？

隨著情緒的高昂，車子的速度也跟著快，原本清楚可見的窗外風景，漸漸模糊了，風景成了色塊，又接著從色塊拉成了許多線，是彩虹線，一絲一絲不同顏色的線，進而線都被扯斷了，色彩混為一色，很難明確說出那顏色……花了眼睛，才回過頭來觀察車廂內的情景。哪知道？滿車的人都成了那玩意兒！現在的局勢，倒是我成了鬼怪

，但所有的e先生、e小姐並不畏懼我（我說過，情勢逆轉了），反而顯得很友善，而且熱情，但這不代表我會非常心平氣和地對待現在的狀況：「這是哪裡？這是哪裡？你們把我變到哪裡了？」e碟連忙安撫：「在過去，我們不能夠洩密；在現代，我們也該告訴你了，更何況妳是一個不錯的導遊。」他的善意無法交代清楚現況，儘管我是一個脾氣不錯的人，我還是不容許侵犯：「所以呢？這是哪門子的回答！」「這裡可以算作是妳們的未來，妳現在搭乘的就是磁浮火車，我們三個則是列車的管理員，因為工作需要的關係而被要求回到過去，監工高雄車站的捷運發展，這將對我們很有幫助，感謝妳的幫助。」「我，我……我不適合這裡……」「我明白，這只是一趟免費的旅遊，算是回禮！」可能來得突然，又或者是我非常不適應這個未來，這火車飛快地幾近察覺不出一點晃動，但窗外的景色卻顯示我們的速度正像子彈一樣發射，這樣的進步也許需要好幾百年的累積，要我在瞬間之內接受，這負荷實在太沈重了，連空氣都不對勁。這裡的人，也就是未來人，說話間間斷斷的，十分簡潔，好似話還未說完，又接著說；儘管我還是懂得那意思。也許我們年代說的話還是太多語助詞，雖然我們離「之乎者也」的年代已經很遠了……我的恍惚也許很不禮貌，e晶圓趕緊打圓場：「怎麼？妳不相信？我就是這列車的車長，瞧我大顯身手！」

開始報站了：電子城到、基鳴呱哩呷嘻咪……我忽然有些好奇外面未來的世界，瞧瞧也好，就在車速驟減之際，e晶圓的一官卻開始扯動，和我第二次見他的模樣一樣，是不悅的，但非嫌惡，而是害怕：「糟！糟了！我搞砸了……」門開了，我還來不及一探外界的環境，就被來自四面八方的鼓聲給怔住了，也好像不是：移動的，愈來愈近……愈來愈響……愈來愈複雜！「整個列車的門只開了這扇，再不逃，我們都遭殃！」「啊？什、什麼？」話沒說完，我就被壓垮了，就像第一次遇見他們的那一夜——高牆垮下了。這次不是意識上的，而是硬實實、活生生的人肉的牆垮下，垮下的人牆又紛紛一疊一疊地堆高，形成又一更堅固的人牆，不斷地向下垮呀！向下垮……這形成的時間實在太短暫了，以至於還來不及感覺痛，就先喊出來了，因為恐怖、恐怖是比疼痛更真實且更永恆的意象……哇……

「起床！九點了！快點！」媽媽就喜歡用大嗓門叫我起床，平常我會覺得真不夠意思，嚇死人了！今天我倒感激她適時解救，原來虛驚一場。我循著平常的習慣刷牙洗臉，之後又窩進媽媽房間看她保養抹臉，我也抹，但並非真的基於想保養的心態，而是和她瞎扯淡一番，順手也學了起來。她說：「今天妳要去補習？」「是啊。」「不過，妳知道那消息嗎？」「呃？」「關於高雄火車站……」